

著名學文界世

小婦人

奧爾珂德著
汪宏聲譯



小 婦 人

Little Women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九 月 三 版

實 價

九角五分

原 著 者

L. M. Alcott

譯 述 者

汪 宏 聲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 書 編 號 : 104

小引

去年一個春假把阿爾考脫 (Alcott) 的 Little Women 一書讀完。在讀的時候也會拍案，也會大笑，也會唏噓，也會流淚。讀完了以後就生着要翻譯牠的心。這真不是一樁輕易的工作，開始動筆時是爛漫的春日，而到現在全部告成時已是蕭索的初冬了。

作者阿爾考脫女士是美國人，一八三二年生於非拉台爾非亞州的日耳曼鎮。一家都是特出的人才——父親是一位著名作家，妹子是一位藝術家——而女士的文名尤著。本書裏四位主角之一的喬 (Jo) 就是作者自己的寫照，所以對於作者的性格與行事，讀者儘可以自己認識，我也懶得再囁嚅介紹了。只知道她終身不嫁，一八八八年患腦膜炎不治逝世，年五十六。

本書的第一點動人處，是牠那洋溢着的熱情——就是這一點能使你拍案，能使你大笑，能使你唏噓。或者有人說書內有許多道德教訓，用現代人的眼光衡量起來已是要不得的東西了；但是即使這些要不得，西也充滿着摯情。社會上道德標準難免要變遷，唯有這摯情我認為是千古不易的，這大概就是本書之始終風行的原因了吧。

本書的第二點動人處，是文字的優美，可是這早就給拙劣的譯筆斷送了；所以，不拉生意——會看原文是看原文吧！

Little Women 原書分第一第二兩部，合訂一冊，譯本卻分成兩部，第一部稱『小婦人』，第二部稱『好』。至於譯者的小序，則一稿兩用了。

目次

第一章	天路歷程的重演	一一
第二章	歡樂的聖誕節	二二
第三章	勞倫斯家的孩子	三二
第四章	責任	三四
第五章	親近	四五
第六章	瑪司找得了美麗宮	五八
第七章	滿美受辱	六五
第八章	莎的懺悔	七二
第九章	梅格從虛榮市歸來	八二
第十章	生活的寬版	九九
第十一章	行竄	一〇
第十二章	空中樓閣	一一
第十三章	兩件祕密	一三一
第十四章	電報	一四三
第十五章	函札	一五二
第十六章	小信徒	一六〇

第十七章	淒涼的日子·····	一六八
第十八章	藹美的遺囑·····	一七六
第十九章	傾訴衷曲·····	一八四
第二十章	勞萊的惡作劇與喬做調人·····	一九一
第二十一章	天倫團聚·····	二〇三
第二十二章	問題解決·····	二〇九

第一章 天路歷程的重演

『聖誕節沒有禮物，真不成其爲聖誕節了。』喬(Joe)躺在地毯上，咕嚕着。

『窮，真是可怕啊！』梅格(Meg)一面嘆息着，一面低頭看自己的舊衣裳。

『世界上有些女孩子有許多心愛的東西，有些一點也沒有。天下事真有些不公平呢！』小小的葛美(Amy)插進來說，帶着無限傷心的神色。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總算父母雙全，姊妹成行呢。』佩司(Peth)從她坐的角落裏滿意地說。

這句快樂的話，使得四張小小的臉在爐火光中發起亮來，但即刻就又變爲黯淡了，因爲喬憂鬱地說：『我們現在不能見到父親啦，而且恐怕還有許久時候不能見到他哩。』雖然她沒有說：『也許永遠不能見到了，』可是當她們一想到遠在戰場上的父親時，沒有一個人不在心中這樣地就憂着。

大家沉默了一會，於是梅格改換了語調說道：

『你們知道母親主張今年聖誕節不送禮物的理由嗎？這是因爲今年她要大家過一個困苦冬季；她以爲我們的兒子正在戰場上吃著苦，我們好意思把金錢消費在快樂上嗎？我們能力雖然有限，可是這一點兒小小的犧牲總還能夠做到，而且應該快快活活地做去的。但是我只怕自己不能夠哪！』梅格說着，搖着頭，因爲她一想到她所要的一切可愛的東西，未免有些可惜。

『我以爲我們幾個人省下來的這一點錢真是微乎其微，就算我們每人拿出一塊錢來，捐到軍隊裏去，他們也沒有多大用處的。我不希望母親或者你們給我一些什麼禮物，但是自己卻想買本龍女，這本書我已想看了好久了。』最歡喜看書的喬這樣說。

『我預備把錢用在新音樂方面。』珮司說着，微微地嘆息着。這嘆息的聲音只有火爐刷和茶壺柄才能聽得出來。

『我要去買一盒精緻的法勃牌圖畫鉛筆，我急需着呢。』藹美堅決地說。

『母親本來沒有提起過我們的錢的事，她也並不是叫我們把一切快樂都犧牲掉的。所以讓我們各人買各人自己所要的東西罷，我們也應該快樂一下。我們爲着弄到這點子錢，也很够辛苦了。』喬一面說，一面仔細看着她皮鞋的後跟。

『對啦——我整天地教着那些討厭的野小孩，真想回家來快樂一下啊。』梅格帶着怨訴的口氣說。

『你不能猜想我的苦處哩！』喬說：『你願意和一個神經質而又煩躁的老太婆在一起，接連陪伴上幾個鐘頭嗎？她要不住地差遣你，永遠不會知足，弄得你恨起來真想發性子，打她幾個嘴巴子。』

『這算得什麼呢？洗碗碟，整理東西，那才苦呢！這些事使得我的脾氣都粗躁起來，我的手也弄得僵硬了，連琴也不能好好地彈了。』珮司一邊說一邊凝視着她那雙粗糙的手，嘆了一口氣，這一次的嘆息大家都聽到了。

『我想你們總還好哩，』藹美喊道，『因爲你們可以到學校裏去，和那些不懂禮貌的女孩子在一起，她們那些人真是壞透了，她們見你功課偶然回答不出，便要挖苦你，看你衣服不時髦，就要取笑你；要是你的父親沒有錢，她們就會給他起綽號；如果你的鼻子長得不好看，她們簡直就會辱弄你。』

『喬，你可記得我們還是孩子的时候，爸爸損失了一大筆錢嗎？要是我們還有着那一筆錢，我們要多麼快樂舒服啊！』梅格記起了當年的盛況，這樣地說着。

『你前日子不是說，我們比起金家的孩子們來，要快樂得多了，因爲他們雖然有錢，但卻老是不和睦呢。』

『是的，珮司。我以爲我們確是如此。因爲我們雖然必需去工作，我們卻很快樂，而且我們正如喬所說的一樣，是一羣快活朋友。』

『喬總愛用這種俚俗的字眼的。』藹美說着，以一種不滿的眼色，凝視着直躺在地毯上的瘦長的喬。喬即刻坐了起來，雙手插入圍裙袋裏，便開始吹起口噏來了。

『不要吹喬，這是男孩腔呢。』

『我卻喜歡這樣。』

『我真討厭那些粗魯而不像閨秀的女子。』

『我真恨那些裝腔作態，扭扭妮妮的丫頭們。』

『鳥兒在巢，相親相愛，』做和事老的璵司裝出那麼一幅可笑的神氣，唱了起來，竟使雙方的尖聲利語，變成了一片笑聲，而一場『吵鬧』也就暫時告了個終結。

『實在的姑娘們啊！你們兩個都該罵，』梅格開始以大姊姊的身分來教訓她們了，『喬雪雲（Josephine）你現在年紀不小啦！總該把那種男孩子的油腔滑調除去，正正經經才是啦，小姑娘的時候，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不過現在你已長得這麼高了，梳髻啦，你自己總該明白你現在已是一個大姑娘了。』

『我不是梳了髻便算是大姑娘了，那末我願意拖兩根小辮子到二十歲再說。』喬叫着，一面拉下了她的頭髮網，把一頭栗殼色的頭髮披散下來。『我一想到我要長大了，變成了馬起小姐了，要穿長衣服了，拘拘束束，扭扭妮妮，我便覺得討厭。做女孩子真够苦了，尤其像我這麼一個向來就喜歡男孩子的遊戲，男孩子的工作和男孩子的禮貌的人。我不能做一個男孩子，這個到現在還是我終身的恨事。我本想和爸爸同上戰場去打仗的，但結果卻老太婆似地留在家裏，縫補東西。』喬使勁地搖着她正在編織着的藍色的軍裝襪，直搖到兩個針兒發出了格格的聲音來，她的絨線球也滾到房間的那邊去了。『可憐的喬啊，這是命運，無法可想的啊！但是，你現在有了個像男孩子的名字，我們對你也當是我們的兄弟，你也該使自己滿意了。』璵司說着，用手輕輕地撫摩着靠在她膝旁的頭髮亂散的頭。雖然整天地洗滌碗碟，拂拭灰塵，柔和的雙手，總還不失去牠的溫柔。

『至於你呢，葛美，』梅格繼續下去說，『你也未免太拘謹了。你的神氣有些可笑，如果你再不當心，你會變成一隻裝腔作勢的小鵝哩。我愛你自自然然的端莊的態度和優雅的語氣，不過你那些生硬的字眼兒，也和喬的那些俚俗的句兒一樣。』

地無聊。」

「如果喬是個男性的女孩子，而藹美是隻小鵝，那末我是什麼呢？請說說看，好不好？」珮司預備也來領受一點大姊姊的教訓。

「你是個寶貝，不是別的！」梅格熱情地回答說。她這話，沒有人起來反對，因為珮司這「小老鼠」確是全家的愛物。年青的讀者們總是歡喜知道書裏的人物的模樣兒的，那末我們就趁現在花點時間來把這四個姊妹的模樣兒描寫一下吧。那天正是冬至，她們坐在蒼茫的暮色中，手不停針地編織着東西，外面靜悄悄的雪花飛舞着，室內爐火熊熊，劈劈拍拍作聲。這是一間舒適的老房子，雖則那條地毯已經褪色，陳設也很簡樸。牆上掛着幾張名畫佳作，壁廚裏滿擺着書籍，窗口有叢菊數盆，聖誕節的玫瑰花盛開着，滿房子都瀰漫着一種融融樂樂的家庭氣氛。

梅格 (Margaret) 是四姊妹中最年長的一個，十六歲，面目嬌美，臉龐豐滿，膚色白皙，有一雙大眼睛，一頭棕色柔髮，一張可愛的嘴，一雙自己認為很得意的雪白的手。喬十五歲，長得高高地，瘦瘦地，皮膚帶一些棕色，像一匹小馬。她的一張嘴長得很自信力的樣子，鼻子生得很滑稽，尖銳的淡藍色的眼睛有一種無論什麼都逃不過牠的視線的神氣，有時看上去似乎兇猛，有時又像滑稽，有時又頗有深思似的。她的修長而豐滿的頭髮是她的一個美點，但她卻慣常用網網了起來。她有圓滿的雙肩，長大的手足，衣服穿的很配身，看起來有飄飄欲仙的樣子。她還有一種不安定的神情，這是因為她很不歡喜自己要長成一個少婦的緣故。伊利沙珮司 (Elizabeth) 或者簡稱珮司，是個十三歲的姑娘，雙頰微紅，頭髮柔軟，雙目盈盈，她的態度羞澀，聲音細弱，頗有端詳的大家閨秀的神情。她父親叫她「小安寧」，這個題名很適當，因為她安然於自己的快樂的小天地，偶爾冒險出外來，也不過是和她所信任所愛好的幾個人，稍稍周旋罷了。藹美呢，年紀雖是最小，自己看來卻是一個要人。她是個白皙的小姑娘，有碧色的眼睛，垂及兩肩的黃色髮髮，面色淡白，身材婀娜，常常擺出大姑娘的樣子，很留心自己的行動舉止。至於這四個姊妹各人的性格，我們還是讓讀者自己去觀測吧。

時鐘鳴了六下，珮司把火爐打掃乾淨，拿着一雙拖鞋來在爐邊烘暖。這雙舊拖鞋的出現，對於這幾個姑娘，有一種奇妙

的影響，因為她們一見了這拖鞋，便知道母親已快來了，每個人的臉上都發出光亮來，預備歡迎母親。梅格停止她的訓話，點亮了燈，葛美自動地從沙發椅上站了起來，同時喬也忘卻了她的疲倦，坐起來，拿起那雙拖鞋更靠近火光，去烘着。

「這雙鞋子已穿得這樣破，媽該有一雙新的了。」

「我想拿我節省下來的那塊錢去給她買一雙。」珮司說。

「不，我來買！」葛美說。

「我年紀最大。」梅格開始說，正要說下去的時候，喬卻插進來打斷了她的話。她決然地說——

「父親現在出門在外，我是家裏唯一的男子了，所以應該由我來買這雙拖鞋，因為爸爸臨去的時候，他囑咐我要特別當心媽的。」

「我來告訴你們我的意思，」珮司說道，「讓我們各人都買點聖誕節的禮物送她，我們自己就不要買什麼東西了。」

「只有你才想得，寶貝！那末我們買些什麼禮物呢？」喬喊起來說。

每個人都鄭重地沉思了一會；於是梅格開口說道：「我要買一雙精緻的手套送給她。」這個主意是好像被她那雙白哲的玉手引起來的。

「我看軍用鞋最好。」喬叫道。

「買幾條四面都鑲邊的手帕。」珮司說。

「我要買一小瓶柯羅涅香水；這是她歡喜的，而且價錢也並不很貴，所以我還可以剩下一點錢來買自己的鉛筆。」葛美插入說。

「我們把這些東西怎樣送給她呢？」梅格問。

「把禮物放在桌子上，請她進來，看着她把包裹一個一個地解開來。你們不記得我們各人的生日那天我們怎樣做的嗎？」喬回答說。

「我真窘，輪到我頭上戴着冠冕，坐到那把大椅子裏去，看着你們一個一個順序走來給我禮物，吻我一下。我歡喜那些禮物和親吻，但是當我在解開那些包裹的時候，你們坐在旁邊對着我，真有些可怕哩。」璵司說着時，正在烘着晚餐吃的麵包，她的臉兒同時也被火光烘得緋紅了。

「我們要讓媽以爲我們買自己的東西，不要讓她知道是買來送給她的，那末我們送去的時候，她一定分外高興了。明天下午我們必得去買了，梅格，聖誕節晚上我們要做的戲，還有許多要預備的呢。」喬說道，一面背着手，昂着頭，徘徊着。

「以後，我不想再做戲了。我這麼大的年紀，做這種玩意兒，有些不好意思了。」梅格說，其實她對於這種化裝的表演，依舊和小孩子一樣地高興的。

「我希望你仍舊高興，因爲你是我們中最好的演員，要是你不高興，那便一切都完了。」喬說，「今天晚上我們先排演一遍。藹美，你來試做暈死過去的那一場吧，你在這一場裏，做起來怪不自然呢。」

「沒有辦法啊，我從沒看見別人暈死去過，而且我也不高興像你所做的那樣，裝出那青臉黑面的怪樣，往地下直倒。假使我可以隨便翻下去的話，我便跌下去，假使不能這樣，那末我顛跌在椅子裏，姿態也來得好些。至於雨果會不會真拿手鎗來對付我，我也不管了。」藹美回答道。她本來並沒有表演的天才，她之所以被選做演員的緣故，是因爲她的年小體輕，劇中的男主角把她帶哭拖下臺去，可以輕便些。

「你看我這樣子做哪，把手握得緊，顫抖地踱過這房間，一面發狂地叫着，『盧特利果救救呀！救救呀！』」喬說完，走了開去，同時發出一聲叫喊，實在有些令人驚心動魄。

藹美跟着做了起來，但她卻直挺挺地伸着手，好像被機器所驅使着似的跑着，一點也不自然；而她喊一聲『嘩！』也不像是恐懼和忿怒的表示，好像是給針刺痛了而發的。喬很失望地歎了一口氣，梅格不覺大笑起來，而璵司因爲看得出了神，把麵包也烘焦了。

「真是沒有法子！到那時，你盡你的力罷，如果觀衆笑了，可別怪我啊。梅格，你來罷。」

一切都順利地進行，因為貝特羅先生不管世人對他怎樣，只顧一停不停地讀完了一篇二頁長的演說。巫者黑伽向她那一壺在沸滾的癩蝦蟆施着可怕的魔法，看了使人真的着了魔一樣。盧特利果勇敢地扯斷了他的鎖鍊，而雨果呢，悔恨交集，服毒自殺，口中還「哈哈！」地狂叫着。

「這次的排演要算是最成功的了。」梅格說道，假扮的已死惡魔重新坐了起來，搓着他的肘子。

「我不知道你怎麼能夠寫作和表演這麼出色的劇本的，喬，你是沙翁再世呢。」珮司喊道，她是向來就確信她的姊妹們在各種事情上都具有奇特的天賦的。

「不見得滿意哩，」喬謙虛地說。「我想，巫者的咒詛，那一齣歌舞的悲劇，倒是很不錯的。但是，我卻很願試一試莎翁的「麥克白斯」，假使我們能替劇中的刺客設備一個活動機關。我總歡喜做那行刺的一幕的。」在我面前的東西是一把短劍嗎？」喬沉着地說着，一面旋轉眼珠，伸手向空中抓去。

「不是烘麵包的火鉗呢，上面烘着的不是麵包而是媽的鞋子了。」珮司看得出神了哩。」梅格叫起來，而這場排演就在歡笑聲中完畢了。

「孩子，我真高興啊，見你們這樣開心。」門口有一個愉快的聲音這樣說。演員和觀眾都連忙轉身過來，歡迎那位身體肥胖而顏慈祥的太太，臉上露出「你們需要幫助嗎？」的神氣，她這種慈和的樣子，使人見了覺得極其愉快。她並不是一個特別好看的女人，但母親在子女眼中總是可愛的，所以這四個姑娘以爲這位披着灰色外衣，戴着舊式的大帽的婦人是天下最好看的人物。

「小寶貝啊，你們今天好嗎？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包好禮物，預備明天送出去，所以連中飯都沒有回來吃。有客人來過嗎？珮司，你的傷風好些沒有？梅格，喬，我看你吃力得很啦，來，吻我一吻罷，小寶貝。」

馬起夫人(Mrs. March)一面問着女兒這許多慈祥的詢問，一面脫下身上溼的東西來，換上她溫暖的拖鞋，坐在沙發椅上，叫滿美坐在她膝上，預備享受她忙忙的長日中最幸福的時間。孩子們都飛也似的到她周圍來，爭着爲她們母親把一

切事情弄得妥貼舒服。梅格把食桌擺設起來，喬搬東移西敏捷而粗心，她的手所碰到的東西，都跌倒的跌倒，推翻的推翻，劈拍劈拍地響起來。珮司則在客堂和廚房之間，平靜而忙碌地來來往往。葛美卻袖着雙手，坐在那裏，指揮別人。

她們圍着食桌坐好了以後，馬起夫人帶着特別愉快的臉色，說道：『夜飯吃完之後，我有些好東西給你們。』

一時大家臉上增加了一道光明的歡容。珮司拍拍她的手，卻沒有留心到自己手中還拿着一塊熱的餅，喬把餐巾拋向空中，叫了起來：『一封！一封！一封！父親萬歲，萬歲，萬歲！』

『是的，一封很好而又很長的信。爸爸身體康健，他說他將好好地過冬，不致如我們所擔心着的那樣呢。他祝我們聖誕節快樂，還把種種親情蜜意，遙遠地寄來，對於你們孩子們還有一翻特別的囑咐。』馬起夫人說着，同時輕輕地拍拍她的口袋，好像她袋裏安放著寶物似的。

『趕快吃，趕快吃完吧。不要停下來扭你的小手指，對着你的餐盤出神了。』葛美，『喬叫道，同時喝乾了她的茶，一面爲要趕快得到那好東西，把麪包落在地毯上了，而且還是那塗過牛油的一面向着下面的。』

珮司草草吃了，悄悄地避開去，坐在陰暗的角落裏，等待着快樂的降臨。直到別人都吃完，都預備好了。

『父親年已老大，徵調期限已過，身體又不甚健強，不能再從軍，他卻依然去做隨營牧師，這種精神真是非常光榮的事啦。』梅格熱烈地說。

『唉！我真願意到軍隊裏去充當號兵，或是充當鼓手，或者做個看護婦，那樣我就可以常在爸爸的旁邊，幫助爸爸了。』
喬嘆息了一聲說。

『在帳幕裏露宿，吃粗壞的食品，喝水又只用洋鐵軍用壺，這種生活真够苦啦。』葛美嘆着說。

『他幾時能回來呢，媽？』珮司問道，聲音有些兒發顫。

『寶貝還早哩，除非他生了病。只要他身體康健，能够做得下去，他總要留在那裏擔當他的工作的。我們也非到國家用不到他的時候，不願早一分鐘去叫他回來的。現在大家一起來聽我讀信。』

他們大家都走近火爐旁，母親坐在大椅子裏，帶着珮司坐在她腳邊，梅格和藹美高高地坐在大椅子的靠手上面，喬在椅子背上，這樣地站着，如果被那封信感動得流淚，別人也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的。

在艱難困苦的時候所寫的信，是最能使人感動的，尤其是隨軍的父親從遠處寄回來的家書。但在這封信裏，很少提及外面所經受的辛勞，遇到過的危險以及羈旅的寂寞和對家鄉的思戀。這是一封愉快而充滿着希望的信，其中滿是從軍生活的描寫，軍行和戎伍的消息。只是在信的結尾，寄書人才稍稍表露出的慈父之愛和對於家中小女兒們的惦念來。

『請給予她們我的深切的愛吻，並望你轉告她們，我日間懷念她們，晚上爲她們祝福，無論什麼時候，我在她們對於我的愛中，找到我最大的慰藉。我們會面，恐怕還要在一年之後，一年的時光似乎是很長的，但望你指示她們，當我們雙方在期待之中，我們應該努力工作，這樣艱難困苦的日子便不覺其冗長了。我知道，她們記着我說過的話，她們都會孝順你，忠於她們的工作，勇敢地 and 心靈的仇敵奮鬥，將牠們克服，到我回家來時，我可以因我的這幾個小婦人而更加歡喜，更加自傲了。』

他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每個人都情不自禁，唏噓流涕起來了。喬更爲感動，大顆的淚珠，從鼻尖上滾下來。藹美也不顧她整齊的髮髻，將臉伏在她母親的肩膀上，放聲哭了出來：『我真是自私自利啊！不過我以後決計要將改過自新，免得使他們對我失望。』

『我們大家都應該如此啊！』梅格叫道。『我太注意我的外貌，不喜歡工作，但是以後我要盡力改過，不再有這種情形了。』

『我要設法做一個「一個小婦人」，像他所愛叫我的，不再粗暴野蠻，這就算盡我的職責，不再想到別地方去了。』喬想着克制自己粗暴的脾氣，比身臨戰陣還要艱難，所以就這樣說。

珮司一聲不響，只是用那藍色的軍用襪揩她的眼淚，一面動手竭力編織，她以爲這倒是當前的職分，不肯荒廢一息時間，同時在她平靜的小心靈中，決定明年父親回家團聚的時候，能够使他很不失望。

喬的話說過之後，接着便是一陣沉默，一會兒，馬起夫人才以她的愉悅的聲調打破這沉默，『你們還記得小時候，常常

扮演「天路歷程」的情形嗎？你們把我的小布頭包，背在背上，當作「負擔」，給你們帽子，手杖和紙捲，把地下室當做「毀滅之城」，你們從那裏走上來，一級一級直到樓頂去，在樓頂你們收集許多可愛的東西，裝成一個「神聖之城」，再也沒有一種遊戲更使你們快樂了。」

「真有趣啊，我尤其喜歡走過兩隻獅子旁邊，和阿波琅（Apollon）激戰，和經過惡魔村的時候。」喬說。

「我歡喜包裹滾到樓底下去的一段。」梅格說。

「我最歡喜我們到那有花兒，有亭子和其他許多可愛的東西的屋頂上，大家站在陽光底下，歡快地歌唱作樂。」珮司微笑地說，好像那歡樂的時間，就在眼前一樣。

「關於這些事情，我記不得許多，我只還記得我最怕那地下室和那暗路，但是歡喜樓頂的餅和牛奶。要是我現在的年紀還不算過大，我倒很願意再來一次呢。」藹美說着，她以為十二歲已是成長的年齡，不該再弄兒時的玩意兒了。

「對於這件事情，我們的年紀決不會過大的，親愛的，因為我們無時不在扮演這齣戲，只是稍稍變換方式罷了。我們的負擔，目前有着重大的責任和悠遠的途程，而對於良善與幸福的期望便是我們的導引，牠領導我們經過許多困苦與過失，而到達於那真正的「神聖之城」的和平。現在，小香客們，你們再重新來一次罷，不是玩着遊戲，而是當真的，且看你們在父親回家以前，能夠進行多少途程。」

「真的嗎？母親，我們的包裹呢？」藹美問道。她是個很老實的女孩子，把母親的話只從字面上去解釋了。

「現在你們除了珮司以外，且把各人的負擔試說出來吧，我覺得珮司還未有什麼負擔的。」母親這樣說。

「有的，我有的，我的負擔是碗碟，掃帚，怕陌生和妒嫉會彈好鋼琴的姑娘們。」

大家聽了，都覺得可笑；然而誰都沒有笑，因為一笑要使這姑娘心境不快的。

「讓我們來試試看罷。」梅格沉思地說。「意思便是叫大家做好人，可是做好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們會將牠忘記，不去盡我們的力，而這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的。」

「今天晚上我們是陷入於『罪惡的深淵』中了，而母親來把我們拯救了出來。正和書上說的那個『救助者』所做的一樣。我們該和書上的基督教徒那樣，要有我們『迷津寶筏』才好呢。對於這寶筏，我們怎樣預備呢？」喬問道。她幻想似地高興，因為她覺得在她沉悶的責任工作上增加了一些浪漫的情調。

「聖誕日的早上，你們要在你們的枕頭下發見你們的指導書。」馬起夫人回答說。

當她們在討論那新計劃的時候，老媽哈娜（Mama）也將桌子揩乾淨了。於是她們拿出四個小小的工作籃子，針線舞動起來，爲馬起婦婦做被單了。這原是一種乏味的縫紉。但是今晚卻一無怨聲。她們採取了喬的計劃，把長邊分爲四部，稱爲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她們做着，做得很起勁，她們一路縫着，經過各國，談起各國的情形。

九點鐘時，她們工作停止，和日常一樣，在未上牀就寢之前，唱了一會歌。她們有着舊鋼琴，只有瑪司一人，能彈出許多音樂來，她輕輕地彈着那黃色的琴鍵，對她們所唱簡單的歌兒，彈出一種悅耳的音調來。梅格有清脆如笛的聲音，她和她母親便做了這個小小的歌隊的領班。謝美唧唧地唱着，像隻蟋蟀，而喬隨她自己的意思，信口唱去，常常不能合拍，有時發出悶悶的聲音或者顫動的聲音，以致一曲的歌兒，爲之減色不少。她們自從能够口唱——

『亮晶晶，亮晶晶，小星星。』

的時候，她們就已如此了。這已成爲家中的習慣，因為她們的母親就是個唱歌的天才。早上第一聲是她的聲音，她早上一起來，往來屋中，一面總是黃鶯似的歌唱着的；晚上最末尾一聲也還是她那同樣歡愉的歌聲，因為她的姑娘們對於她這熟耳的催眠歌，是決不會討厭的。

第二章 歡樂的聖誕節

聖誕節早晨，第一個醒來的是喬。她起來，一看火爐旁邊沒有長統襪子掛着，覺得非常失望。忽然她記起了母親說過的話，便探手到枕頭底下去，摸出一本紅色封面的書來。她是很知道這本書，因為這是敘述世間最善良的人生的美麗而古舊的故事書。喬覺得這確是長征途中的指導書。她喚醒了梅格，說一聲『恭喜聖誕，』叫她看看有什麼東西在枕頭底下。結果發現了一本綠色面子的書，裏面有一張圖畫，並且還有母親寫的幾個字，因此這種禮物就非常寶貴的了。不一會佩司和蘿美也醒了，尋了一下子，也便找到了一本是灰色的和一本是天藍色的小書，於是大家坐着看，談論着，同時東方也漸漸地顯着絳紅的朝霞了。

梅格雖有點兒小小的驕氣，但是她有一種可愛而虔誠的性格，這種性格不知不覺地使她的妹妹們感受了影響，尤其是喬，她深切地愛她，並且順從她，因為她常用非常柔和的口氣來勸誡她。

『姑娘們，』梅格鄭重地說，從她旁邊那個蓬鬆着的頭看到那邊房間裏的兩個戴睡帽的小頭上去，『母親教我們看這些書，愛護這些書，並且牢牢地記着，所以我們應該立刻開始。對於這種事情，我們原是很認真的，但是自從父親出門以後，加上戰爭的不幸消息擾亂我們的心情。我們已經荒疏了許多事情了。你們怎樣，我不干涉；我自己卻要把這本書放在這桌子上，早上一醒來就讀，因為我知道，這對於我是很有益處的，並且使我做事有更好的效果。』

於是她翻開她的新書，開始閱讀起來。喬伸手過去圍住了她，和她臉靠着臉，一同閱讀起來，臉上現出一種希有的嚴肅而又安靜的神情。

『梅格她們多麼好哪！來，蘿美，我們也這樣做罷。你有難讀的字句，可以問我，我們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問她們。』佩司輕輕地說，她爲這美麗的新書和她姊姊們的榜樣很受了感動。